

战争史研究丛书

# 塞尔维亚的轮回

## 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THE REINCARNATION  
OF  
SERBIA

MILITARY HISTORY OF MODERN YUGOSLAVIA

战争史研究丛书

# 塞尔维亚的轮回

## 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

阎京生 刘怡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塞尔维亚的轮回：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 / 阎京生，刘怡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2011.4

ISBN 978-7-5113-1317-1

I. ①塞… II. ①阎… ②刘… III. ①塞尔维亚—概况 IV. ①K95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 2011 ) 第049813号

## ● 塞尔维亚的轮回：近世的南斯拉夫与战争

---

策 划 / 千喜鹤文化 项竹薇

作 者 / 阎京生 刘怡

责任编辑 / 文 锋

特约编辑 / 严晶晶

装帧设计 / 视觉共振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 × 1000毫米 1/16 印张/14.25 字数/258千字

印 刷 / 北京慧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1317-1

定 价 / 28.00元

---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3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 辑 部：(010) 64443056 64443979

发 行 部：(010) 64446051 传真：(010) 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 战争与人

——《战争史研究丛书》序



对战争事务稍有了解的人，都背得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中的金句：“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倘若我们对照德文原著，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并不确切。克劳塞维茨的本意是，战争是政治交往“混合以另一种手段”（mit Einmischung anderer Mittel）的继续。它至少包含两层意旨：其一，战争这种存在与政治紧密相连，甚至可以说是最大的政治；其二，战争还包含超然于政治之外的“另一种手段”，它神秘莫测，深入人性的最底层，难于诉诸言说。

无人能确定人类第一场战争发端于何时。它早于农耕文明，早于部落社会，甚至早于“战争”这个概念本身。因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何西方传统中第一部长篇叙事诗《伊利亚特》和第一部政治史《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都是关于战争问题的，而中国春秋战国时的百家中也有“兵家”一门。不朽的希腊人修昔底德还着重指出，战争是一种如此巨大的运动——一种力量和财富的顶峰在其中渐趋消耗殆尽的运动，它的对立面“和平”则是一种静止。

我们应当这样理解这种运动：当一场战争开始后，所有日常生活的规则、范畴、组织和秩序都会退场，由战争本身来充当至高无上的立法者。最惊人的勇气、最可贵的忠诚、最残忍的暴虐、最廉价的牺牲，都会在其中一一展现，并一次次地超越自身。当我们简单地把人视作理性的支配物、视作“文明”的代表者时，战争以最怪异的方式提醒道：还存在着差异如此之大的“另一种手段”，并且不受控制。也正是在这种不受控制的非常态中，我们重新获得对人之可能性的认识，并将其应用到作为

“常态”的和平状态中。无怪乎托尔斯泰要以这样一组二元对立的概念作为他最伟大作品的标题——《战争与和平》。

与这种“可能”相对，我们也从战争中看到了人之“不可能”。精明的战略算计往往为突发的偶然状况所破坏，未来失败的阴影时时隐匿于当下胜利的荣耀中。“祸患积于忽微，智勇困于所溺”；而人们依旧不肯放弃驾驭它的努力。战争如同最宏大的希腊悲剧，在最激烈的碰撞中展现命运之无常，人之伟大与渺小。按照克劳塞维茨的说法，暴力—激情、不确定性—偶然性（“摩擦”）、政治目的—理性规划乃是三位一体的，它们共同构成战争之神的全貌。此时之人则有如亲见耶稣的罗马百夫长，于敬畏中油然叹出：“我亦是权下之人。”

战争是这样一种“可能”与“不可能”的混合体，以至于我们不可能脱离它来理解人类生活的整体。相反，只有对战争事务进行广泛的研读，才能获致关于人类生活的完整知识。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

从第一期《战争史研究》面世到现在，已然七年矣。七年前，国内民间军事刊物的开创人陈朴先生为战研厘定了办刊主旨与题材特色，即以历史眼光与人文关怀为出发点，在关涉技术、战史、人物、战略等战争问题诸层次文章的撰述中，增进读者对军事和历史研究的兴趣，尤其要杜绝简单化、片面化的“唯军事论”、“唯武器论”思维。有赖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及海量新资讯的流通，特别是海内外民间军事爱好者

依托电子社区展开的广泛交流讨论,《战争史研究》在赢得一批忠实读者的同时,自身的办刊质量也不断地再上台阶,跻身于国内有影响力的军事历史类书刊之列。

虑及战争研究在西方史学界尤其是欧洲政治史研究领域的重要性,而我国在这方面的探索尚处于起步阶段,《战争史研究》也将相当一部分注意力放到世界范围内的战争与冲突历史上。针对中国读者兴趣浓厚的近代中日关系及日本海军发展史,战研推出了“明治以来的日本与日本海军”系列连载,详尽地叙述旧日本海军的装备、战略、其与国家政治的关系及兴衰演化的全过程,反响热烈。而由战研首创的“近世的小国与战争”专题文章,围绕近两个世纪以来冲突多发的敏感国家与地区(如南斯拉夫、伊朗、以色列等),从军事视角检视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纵论与之相关的内政、外交、经济、民族、宗教等诸种要素,在增进读者阅读趣味、开阔历史眼界的同时,也使人推古及今,获致“穷存亡之际,通兴衰之变”的功效。

《战争史研究丛书》,精选《战争史研究》创刊七年来较有代表性的文章及专题,依内容的不同编为七卷:三种小国战争专题及《塞尔维亚的轮回》是战研“近世的小国与战争”系列文章的精选,从巴尔干、波斯湾讲到东北亚、南美洲,其中“近世的泰国与战争”、“近世的海地与战争”等章节为国内首次刊载。《欧洲最危险的男人们》是近世欧洲几位传奇军人的传记,国内读者耳熟但未必能详的“阿拉伯的劳伦斯”、法国海军上将达尔朗等均列入其中。《被遗忘的较量》属于“历史群像”系列,对纳粹黄金、原子弹发明、1944年华沙起义等军事史上极富传奇性但又疑窦重重的事件做了详尽的叙述和分析。《武神与将军》则是国内第一部专门的“二战”时期德国内部抵抗运动史。阅读过这一百余万字的选文后,相信读者会对历史上的战争有一番全新的观感。

就我个人而言,《战争史研究》远不仅是一份刊物,更是一种感情。在它初生之时,我是它的读者,如同许多热心国防问题、贪婪地找寻一切相关书籍来阅读的年轻人一样,翘首期待着每一期杂志。也因为它在高三的艰难岁月中带来的慰藉,我报考大学时选择了国际政治系,以更多的精力和热情投入对战争事务的关注。嗣后蒙前辈

章骞先生引荐，得以拜会阎京生兄，开始为战研撰文，最初为撰稿人之一，而后为主笔、副主编。四五年间，参与了全部三十余册刊物中超过半数的编撰工作，得偿夙心往志。放翁云，纸上得来终觉浅，年轻时经历过从爱者到任事者的渐变，体味过数年焚膏继晷撰稿的艰辛，感慨过历史缪斯克利俄（Clio）质朴而庄严的魅力，对世事与人生自会有不寻常的观感。

我们生活在广义的和平时代。上一次世界大战已是六十余年前的旧闻，发达的传媒则将伊拉克、巴勒斯坦、阿富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日常发生的一切包装为可资猎奇的肥皂剧。似乎和平本属天经地义，战争倒是不多见的病态。然而我们终究无法否认，当今世界的绝大部分国家是经由流血的独立造就的，同样由战争塑造的还有现存的国界及版图。在人类标榜“科学”与“理性”的时代来临后，战争的残酷性反而显得愈加突出，造成的破坏也更为恐怖。而尽管经历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最近六年国际军火贸易总额却仍在直线上升。人类陆续征服过天花、结核病与脊髓灰质炎，但在可见的岁月里，我们仍必须适应在一个时时有战争的世界生存——这便是阅读与思考战争的起因。

我不敢说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小书足以使人“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伯罗奔尼撒战争史》1.22）。它仅仅是一种助产术，旨在唤起关于正见的思索，以便让人更好地面对生活，面对作为持剑武士与和平召唤者双重角色的人类自身。在此，我愿以美国历史学家塞缪尔·莫里森在14卷《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海战史》中的结语为本序作结：

“如果说对日战争的胜利除却变更了国际均势外还有些别的内涵的话，那便是始自希腊的永恒价值与恒常道德的复归。这些信条常遭折损，当人们为生存拼杀时，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但人类终将复归于斯，且诚然复归于斯，以期安享造物主之伟大馈赠——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之权。”

刘怡

2010年春 于西坝河

# 目录CONTENTS

## P1 多头国家的诞生

P5 塞尔维亚人的历史 P20 克罗地亚人的历史 P27 波斯尼亚、斯洛

文尼亚和黑山 P37 “迟早总会有一个巴尔干的家伙挑起一场欧洲大

战” P58 塞尔维亚战役 P72 混乱中诞生的王国

## P83 战争风云

P84 “为我保卫南斯拉夫” P93 德国祸 P108 棕榈星期天 P128

瓜分南斯拉夫 P138 白鹰、万字和红星 P148 从“白色计划”到“跳

马” P165 倒戈之潮 P184 推迟七天结束的战争

# 多头国家的诞生

## 古代到近代的南斯拉夫



南部斯拉夫人的历史，是以迁移到巴尔干半岛为起点的。他们的早期历史难以考证，只能推测是匈奴人和其他亚洲部落向欧洲迁移的洪流，把原始斯拉夫人卷离了他们的“祖籍”——介于第聂伯河和普里皮亚特大沼泽之间的那片地区。公元5世纪前后，部分斯拉夫人涌向多瑙河下游以北的平原地区，直抵罗马帝国的边境防御体系，才停留下来。

这些南部斯拉夫人目睹了罗马帝国晚年的最后辉煌时期，并同希腊化的东罗马帝国产生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从公元6世纪开始，这些人经常伙同来自附近黑海地区的游牧部落，不断地突破东罗马帝国设防牢固的边界，长驱直入，进犯其内地，有时甚至打到君士坦丁堡和萨洛尼卡的城下。东罗马历史学家普罗科庇乌斯曾毛骨悚然地记述道：“他们杀死或奴役出现在他们前进道路上的人，不论年轻人还是老人。”不过，这类进犯虽然一度频繁，但并未造成大规模的移居，斯拉夫人及其盟友总是带着战利品撤回多瑙河彼岸。

斯拉夫人这种小打小闹的打劫生涯持续了一个世纪之久。他们人数众多，但很分散，组织也很脆弱，缺少能够联合多数部落的强有力政权，因此总是处于被更野蛮的游牧民族暂时征服的境地，或者作为更强悍的阿瓦尔帝国的附庸。阿瓦尔人在中国史书中被称为柔然人。公元6世纪30年代，一场突然席卷全球的异常气候导致阿瓦尔人的马匹大量死亡，他们的实力大为削弱。原为阿瓦尔人臣属民族的突厥人（其经济比单纯依赖马群为生的阿瓦尔人更加多样化）起来造反，成千上万的阿瓦尔人被屠杀。剩下来的人卷起他们的毛毡帐篷，赶着幸存的牛羊和马匹向西迁移，在大约30年后进入乌克兰平原，并且征服了那里的斯拉夫人。这股阿瓦尔洪流裹挟着斯拉夫人继续向西进发，消灭了居住在今匈牙利一带的盖庇德人，随后遇到了居住在今捷克和斯洛伐克一带、属于日耳曼族的伦巴人。这些伦巴人亲眼目睹了盖庇德人的命运，认为正确的判断力远比英勇作战重要得多，于是举族抛弃故土，侵入了东罗马帝国统治下的意大利，建立了伦巴底王国。

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阿瓦尔人与斯拉夫人或者其他的欧洲民族完全不同。他们具备创建帝国的经验与天资，在其利剑所过之处，其隶属民族（主要为斯拉夫人）立刻如潮水般涌入。当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中下游同东罗马帝国进行连绵不断的战事时，南部斯拉夫人的大多数部落悄悄地向西转移，翻越阿尔卑斯山东麓，未经战斗便进入东罗马帝国

的西部领土，甚至一度深入北意大利平原。

到公元586年，阿瓦尔人已经在欧洲建立了一个新帝国。这个帝国给人印象之深刻，恰如两代人之前他们在万里之外的蒙古草原统治过的那个帝国。这个帝国面积达250万平方公里，覆盖了今匈牙利、罗马尼亚、德国、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乌克兰的广大地域，东抵伏尔加河，南接东罗马帝国的多瑙河边境。东罗马帝国是阿瓦尔帝国的奶牛，斯拉夫人则是使这个帝国赖以运作的主要傀儡。在半个世纪中，东罗马帝国被迫向阿瓦尔帝国纳贡，阿瓦尔人从中净赚了至少7万磅的黄金。为了向阿瓦尔人支付巨额贡款，查士丁尼王朝末代皇帝莫里斯（582~602年在位）几乎榨干了自己的国库。公元6世纪后期肆虐欧洲的几场瘟疫又使得东罗马帝国人口锐减，莫里斯皇帝为此不得不设法开源节流，抽调士兵用于耕种，宣布今后军队获得的战利品大部分收归皇室，并拒绝付赎金赎回被俘的军人。

公元7世纪初，出现了一个转折点。602年11月，在多瑙河彼岸出征的东罗马士兵们愤懑地发现，他们必须在敌对的斯拉夫人土地上过冬，因此发动兵变，拥护冷酷残暴的百人队长福卡斯·尼斯弗鲁斯为帝，簇拥着他返回君士坦丁堡即位（福卡斯杀死了精明强干的莫里斯，并把皇族诛杀殆尽）。作为对君士坦丁堡政权动荡的直接反应，波斯人在603年如秃鹰般扑食了积弱的东罗马帝国。福卡斯被迫将与阿瓦尔人和斯拉夫人对峙的前线部队调往新的波斯前线，此后东罗马帝国的西部国境完全向斯拉夫人洞开。

事实上，东罗马帝国那时已经完全无法阻挡斯拉夫人的洪流。他们不受阻碍地长驱直入，淹没了整个巴尔干半岛。在几年时间内，斯拉夫人不仅占领了整个亚得里亚海岸，而且直捣爱琴海边巨大的帝国要塞城市——萨洛尼卡。大约在公元625年左右，斯拉夫人更进一步南下，一直打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最南端，甚至乘船攻打爱琴海各岛屿。

在斯拉夫人入侵的洪流下，东罗马帝国巴尔干各行省的居民纷纷从受到袭击的地方夺路而逃，寻找藏身之地。这些居民不可能全部迁入设防较好的大城市，许多贫苦的人只好躲藏到斯拉夫人进军时有意避开的深山丛林和偏僻山区。因此，在巴尔干半岛的偏僻山区，留下了许多由古代拜占廷土著臣民——伊利里亚人组成的“孤岛”。他们同东罗马帝国和文明世界的一切联系都被斯拉夫人切断了，从事畜牧业以维持简单的生存，

从此在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消失。直到许多个世纪之后，这些伊利里亚人的后代才以“瓦拉几人”、“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面目重新出现。

定居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斯拉夫人属于不同的部族，大多数以他们定居的地方命名。比如斯特鲁姆人（定居在斯特鲁马河流域）、蒂莫克人（定居在蒂莫克河流域）、奈雷特人（定居在奈雷特瓦河流域）、卡林西亚人等。他们被拜占廷帝国的统治者统称为“斯科拉维尼亚人”，或者“斯洛维尼亚人”，而“斯科拉维尼亚”就是“斯拉夫人的国度”的意思。

到7世纪中叶，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分布图仍然没有确定下来，因为在东欧地区又掀起了新的移民浪潮。这一次，成群结队的斯拉夫人离开多瑙河中游，涌向巴尔干半岛。这些人后来成为塞尔维亚人的祖先。按照学识渊博的拜占廷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根据古斯拉夫文献整理出来的著作记载，这些斯拉夫人的一支向爱琴海进发，一直抵达萨洛尼卡附近的地区。他们给自己居住的地方取名为塞尔维亚。但是塞尔维亚人并不喜欢这个地方，决定返回故地。他们渡过多瑙河后又改变了主意，向拜占廷皇帝索取其他的领土，以便定居。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德里纳河和莫拉瓦河之间的一块土地。以不同的部族首领“茹潘”（古代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各公国统治者的称呼）为核心，出现了最早的塞尔维亚王公国家（茹帕）。

另一部分斯拉夫人则向亚得里亚海的方向进发，在同阿瓦尔人进行斗争后，夺得了达尔马提亚内陆的一块地方，位于采蒂纳河和韦莱比特山之间。这一小块领土成为克罗地亚人的民族核心地区。在这个中心之外，克罗地亚人还广泛分布在从阿尔卑斯山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广大区域内。

796~803年间，法兰克帝国的查理曼大帝对阿瓦尔汗国发动了毁灭性的打击，斯拉夫人永久地摆脱了阿瓦尔人的统治。根据812年法兰克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和约，克罗地亚人的领土属于法兰克帝国。他们分为几个公国，由克罗地亚王公统治，承认查理曼大帝的最高权力。

南下定居的斯拉夫人处在法兰克帝国和拜占廷帝国的夹缝之中。在结构和文明方面，法兰克和拜占廷这两个中世纪的帝国存在着本质差别。法兰克帝国（以及沿海的威尼斯势



尼满雅王朝开国君主斯蒂芬。他在1196年退位，隐居到修道院中。

力) 将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吸引到拉丁语和西方基督教的文化范围中来：东部的塞尔维亚人则从东罗马帝国汲取希腊文化和东正教的营养。这样，两部分南斯拉夫人被引上了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 塞 尔维亚人的历史

塞尔维亚人进入巴尔干半岛之后5个世纪的历史，主要是不同的“茹潘”之间的斗争史。这些大大小小的王公国彼此攻伐，有时一个强大的茹潘吞并各个弱邻，自称“大茹潘”。但这种吞并总是继之以分裂和重新组合。

7世纪中叶，突厥化的保加尔人来到巴尔干半岛，不久之后，就对最东边的几个塞尔维亚茹潘国产生了威胁。此后2个世纪间，塞尔维亚人不是以保加利亚统治者为宗主，就是以拜占廷皇帝为宗主。到9世纪，整个塞尔维亚民族已经信仰了东正教。

公元9世纪末，沙皇西美昂一世（893~927年在位）统治之下的保加利亚第一帝国日益强大，塞尔维亚成了其扩张政策的牺牲品。但是在他死后，继任的沙皇却丧失了保加利亚人征服的大部分土地，其中一部分落入拜占廷帝国之手，另一部分则转归于和拜占廷联合行动的若干塞尔维亚王公。

下一个世纪的塞尔维亚历史，乃是各个茹潘争夺领导权的内战史。塞尔维亚各茹潘国激烈冲突，致使其大受破坏，人口锐减。大体来说，塞尔维亚人被分为两大政治集团：东部集团以拉什卡为中心，它暴露于拜占廷军团的锋芒之下，不久就丧失了独立；西部集团包括今日的黑塞哥维那和黑山地区，以泽塔为中心，这里的地形较难进入。到

11世纪中叶，他们在沃伊斯拉夫大公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在1077年，教皇格利高里七世册封沃伊斯拉夫的儿子米哈伊洛为塞尔维亚国王。

米哈伊洛的儿子博丁死后不久，这个古代的塞尔维亚王国就因内战而告分裂。到12世纪，主要的政治中心转移到拉什卡。1169年，一个叫斯蒂芬·尼满雅的人成为拉什卡的大茹潘。1180年，拜占廷皇帝曼努埃尔一世去世，接着在君士坦丁堡发生一场继位之争。斯蒂芬·尼满雅借机摆脱拜占廷帝国的宗主权，开始对外扩张领土。他和他的后代建立起了一个统治塞尔维亚达200多年的王朝，其疆界向南一直推进到都拉斯。在北方，塞尔维亚人试图将疆界推进到萨瓦河和多瑙河一线，但总是难以战胜匈牙利人，后者控制着两河以南相当大的一片土地。尼满雅王朝也没能将同族的波斯尼亚人并入自己的王国，反而在和波斯尼亚的战争中丧失了胡姆公国。

1331年，雄才大略的斯蒂芬·杜尚继承了塞尔维亚王位。他在1334年、1341年和1347年对摇摇欲坠的拜占廷帝国发动了三次攻击，占领了阿尔巴尼亚、马其顿、帖撒利亚（今希腊北部）和伊庇鲁斯（希腊西北部），其领土一直推进到亚得里亚海、爱奥尼亚海和爱琴海三海之滨。1346年复活节，斯蒂芬·杜尚在斯科普里举行盛大的加冕典礼，被塞尔维亚总主教（刚由大主教提升而来，以便与君士坦丁堡的东正教总主教分庭抗礼）加冕为“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这个称号不久之后又变成了“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的皇帝和极权君主”——保加利亚在1330年战败（斯蒂芬·杜尚曾经参与此役）后，已经成为塞尔维亚的附属国。到1349年，大塞尔维亚帝国的南部边界已经推进到希腊的科林斯湾。

为了对抗塞尔维亚人的进攻，拜占廷皇帝在1345年和1349年两度向定居于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求援，请他们组成雇佣兵进入自己的领土。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策略。当奥斯曼人于1353年再次应邀前来时，他们就在加里波利挖沟筑垒，盘踞不去。此时，巴尔干各族人民已经开始明显地感觉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斯蒂芬·杜尚既希望一举征服君士坦丁堡、加冕为东罗马皇帝，又希望能够遏制土耳其人入侵欧洲。他与威尼斯和罗马教廷谈判，试图争取援助，却在1355年突然患热病去世，终年46岁。这正是欧洲历史上的危急关头。杜尚死在土耳其人在欧洲取得其永久性立足点之时。



斯蒂芬·杜尚一死，骚动和叛乱接踵而至。他的独生子斯蒂芬·乌罗什继承了帝位。他的弟弟西美昂·乌罗什则割据了帖撒利亚；伊庇鲁斯则被阿尔巴尼亚和塞尔维亚的一些土豪家族瓜分，马其顿也落入地方豪强之手。在西边的泽塔，巴尔沙家族宣告独立，建立了黑山王国，最后还有一个贵族王公拉扎尔，统治着北部的莫拉瓦河流域。

这种分崩离析的情况正好发生在一个最不幸的时刻。土耳其人在加里波利站稳脚跟后，立刻开始施行“入侵欧洲”的计划。1360年，亚德里安堡被攻占。色雷斯的大部和保加利亚不久也相继陷落。塞尔维亚诸王公暂时抛弃了私仇，联手抵御土耳其人，却于1371年在马里乍河的切尔门村彻底战败。几个月后，尼满雅王朝末代国王斯蒂芬·乌罗什去世。



1. 斯蒂芬·杜尚（1331~1355年在位）。

2. 1389年的科索沃战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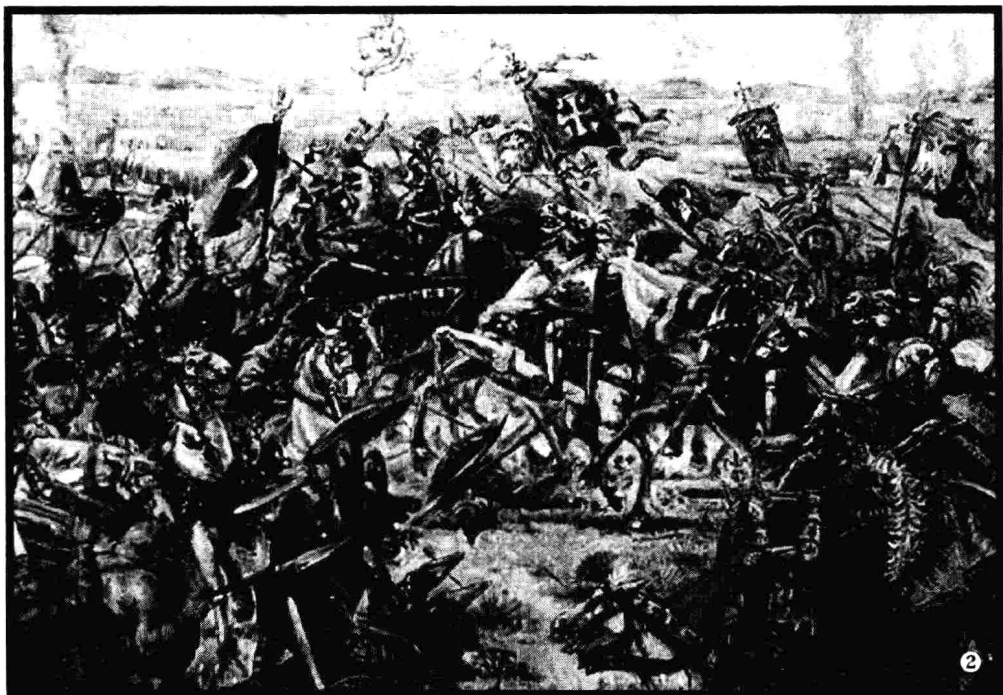
之后10年里，土耳其人逐步占领了马其顿，那里的20多个塞尔维亚王公小国都成了奥斯曼苏丹的臣属，只保留了有名无实的统治者地位。此后，塞尔维亚的全部希望就寄托在北方的王公拉扎尔身上了。在波斯尼亚国王特弗尔特科的帮助下，他组成“泛塞尔维亚联盟”来保卫巴尔干半

岛。1389年6月15日，基督教联军在科索沃平原与奥斯曼军队展开决战。

科索沃战役的具体地点是位于普里什蒂纳和拉布之间的黑鸟坪。“科索沃”在塞尔维亚语里的意思是“黑鸟”，学名叫黑鹇。参战的土军有2.7万人（推测数字，估算最高的资料称土军有4万人）。根据推测，基督教联军的兵力则为1.2万人到3万人不等，包括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匈牙利人，但主力还是拉扎尔大公统领的塞尔维亚人。战斗一开始，塞尔维亚骑兵排列成V字形，向土军发动冲击。他们冲破了土军的左翼，但是中路和右翼却被奥斯曼弓箭兵所击退。接着土军发动反攻。也有史料说，塞军将领武克·布兰科维奇带着自己的1.2万人马撤离了战场，据说这是和土耳其人事先谈好的条件，后者将协助他获得塞尔维亚的王位。这时，拉扎尔的女婿米洛什·奥比利奇假意投降。他被领进苏丹的御帐，在下跪时用一柄短剑将年已七旬的穆拉德苏丹刺死。米洛什立即被一拥而上的卫士砍死。

土军中的混乱很快便被平息，穆拉德的儿子巴扎耶德接掌指挥权，利用布兰科维奇撤走的机会发动进攻，并取得了胜利。拉扎尔被俘，随后被杀害。拉扎尔的遗孀以幼子的名义同意向奥斯曼进贡，并提供兵源。布兰科维奇虽然保存了自己的士兵，但在3年之后也不得不在巨大的压力下把斯科普里城交给土耳其人，并承担进贡的义务。

科索沃战役中，塞尔维亚贵族之花全部凋零，早已残破的塞尔维亚帝国从此一蹶不



振。这场灾难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许多塞尔维亚王公的不幸败北和英雄事迹激动人心，成为欧洲一些最著名的叙事诗的主题。

但是，塞尔维亚并未在科索沃战役之后马上灭亡，一个版图缩小了的塞尔维亚公国继续统治了70多年，直到土耳其人最终灭亡了拜占廷帝国为止。1459年，即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六年，最后一个塞尔维亚要塞——斯梅德雷沃被奥斯曼军队攻克，塞尔维亚争取独立的最后希望也随之破灭。西边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不久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除了黑山这个小小的避难所之外，塞尔维亚民族丧失他们的自由达350年之久。

塞尔维亚被征服之后，虽然处于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但土耳其人一直未能彻底压迫塞尔维亚人，就像他们一直未能彻底压服保加利亚人那样。和保加利亚比起来，塞尔维亚人所处的地区更加边远，分布面积也更大。他们总是从南方独立的黑山人作出的榜样中受到鼓舞。此外，塞尔维亚是个山国，给奥斯曼的直接统治带来了种种困难。许多偏远的山村和深山林寨成为民间武装组织的老巢。

不过，大量的塞尔维亚人仍然背乡离国，他们迁移到波斯尼亚、达尔马提亚和黑